

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

李临定自选集

LILINDINGZIXUANJI

● 河南教育出版社



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

李临定自选集

文苑连

一九九八、五、四

河南教育出版社

(豫)新登字 03 号

顾问 吕叔湘 曹先擢 李行健

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

李临定自选集

责任编辑 查道元

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

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邮编 450002)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10 印张 227 千字

1994 年 7 月第 1 版 199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,325 册

ISBN 7-5347-1373-0/1·67

定 价 9.00 元

序

在我国，语言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科。它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事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。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，信息的开发和利用，文字和语言的计算机处理等，语言学的巨大作用和重要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。

我国现代语言学，经过几代人的努力，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。十年动乱结束后，一批中年语言学家涌现了出来，并且成为学术界的中坚力量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，河南教育出版社愿意为这些中年语言学家出一套论文集，以期进一步推动我国语言学研究的发展。一年多以前，他们专门派人到北京商谈此事。我们深感他们的设想和决定是很有远见卓识的。众所周知，现在出版一本语言学论文集是十分困难的，因为出版这种书要赔很多钱。而这也是我们早想做而又力不从心的事情。所以，我们对他们的计划表示赞同和支持。但我们认为，当务之急不是编自己的论文集，而是将我国当代贡献大、在各自学术领域成绩突出的中年语言学家推荐给他们。为了表示对河南教育出版社这一计划的实际支持，我们在百忙中勉为其难地接受了协助他们编辑出版这套《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》的任务。

为了把这套书编好，我们迅即向吕叔湘先生作了汇报。他很高兴，并欣然答应出任这套书的顾问。我们深知，这也是吕老兼任语文出版社社长十年来未及实现的心愿之一。正是在吕老的关怀*

和指导下,我们同河南教育出版社一起拟订出了出版的计划和有关细节。在广泛听取有关同志的意见后,列出了一个可供入选的中年语言学家名单。经过反复权衡比较,确定了名单。他们是:徐通锵、邢福义、陆俭明、刘叔新、李新魁、裘锡圭、吕必松、鲁国尧、蒋绍愚、李临定。我们深感遗憾的是,未能编选我国老一代语言学家和青年语言学家的自选集,即使是中年语言学家,也不可能全部选入,特别是有的同志,刚超过规定的年龄上限,虽然他们学术成果累累,也未能入选。还有的同志,由于其他原因,要求暂不入选。我们工作中难免有不全面或疏漏的地方,敬希语言学界的师友们谅解和批评,以便改进我们的工作。

我们衷心感谢年高德劭的吕叔湘先生为每本自选集题写了书名。这里饱含着他对语言学界的殷切期望和亲切的关怀。我们也要代表语言学界的朋友,向河南教育出版社表示诚挚的感谢。特别是他们的社领导专程到北京来商讨计划,并亲自审读书稿。负责这套书的责编查道元同志,多次往来于郑州北京之间,做了大量细致的组织和审稿工作。我们也要感谢入选的这些同志的配合和支持。没有上述的各种支持,这套书是无法同广大读者见面的。

曹先擢 李行健

1993年1月26日于北京

* 前五册误将“怀”字印成了“系”字,特此更正。

目 录

试论表“每”的数量结构对应式·····	(1)
带“得”字的补语句·····	(12)
“被”字句·····	(48)
宾语使用情况考察·····	(70)
“判断”双谓句·····	(88)
施事、受事和句法分析·····	(113)
动词的宾语和结构的宾语·····	(130)
双宾句类型分析·····	(144)
主语的语法地位·····	(160)
动词的动态功能和静态功能·····	(177)
自由成分和非自由成分·····	(186)
——汉语的一种语法范畴	
介词“格”例析·····	(207)
语义的隐含性和制约性·····	(228)
如何分析汉语句子·····	(239)
名词短语补语句析·····	(258)
句型范畴·····	(278)
语法研究回顾·····	(289)
跋·····	(308)
作者简介·····	(310)

试论表“每”的数量结构对应式*

本文讨论表“每”的数量结构对应式。什么是数量结构对应式？我们指的是有对应的数量结构的一种句型，比如：“一个人拿一个。”在汉语中，数量结构对应式有几种不同的类型，本文着重谈表“每”的一种。这种结构是汉语特有的一种结构，它有自己独特的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。本文试图从意义和形式相结合的原则出发来分析这种结构，借此寻求探索汉语语法内部规律的正确道路。

一、表“每”的数量结构对应式的类型

根据动词出现的情况，我们把表“每”的数量结构对应式分成以下三类：

(1)出现一个动词的，其中又有两种(设S代表数量结构，D代表动词)：

1)S. D. S

动词前后各有一个数量结构，这一类里有两种显著的区别，一种是动词前后的数量结构可以倒换，一种是不能倒换：

A 组

四张纸糊一个窗户。

一张纸包两本书。

* 本文是和范方莲合写的。

五斤草铺一个炕。
 两个人骑一匹马。
 五个人坐一只船。
 三十个人吃一锅饭。

B 组

一盆水养三条金鱼。
 一亩地打八百斤稻子。
 一个人栽两棵树。
 两个人抬一筐土。
 三个人研究一个题目。
 一个小组推选两个代表。

以上 A 组例句中动词前后的数量结构都可以倒换。比如,“四张纸糊一个窗户”可以说成“一个窗户糊四张纸”。而 B 组都不能这样倒换。A 组倒换后,基本意义没有变化,只是强调的对象不同,前三个例句中,每句有一个名词有工具的意义:“四张纸糊一个窗户”是用纸糊窗户,“一个窗户糊四张纸”实际也仍然是用纸糊窗户,只是一个着重说明“纸”,一个着重说明“窗户”;后三个例句中,“人”是施事的,倒过来说时,“人”仍然是施事,“两个人骑一匹马”是人骑在马身上,倒过来说“一匹马骑两个人”,也仍然是人骑在马身上,而不是马骑在人身上。

这种格式中名量、动量、时量互相组合,共有九种格式:名→名(即:名量+动词+名量。动词省,下同),名→时,名→动,时→时,时→名,时→动,动→动,动→名,动→时。以上所举的例子都是“名→名”式,这一类最多,下面我们再举一些其他格式的:

A 组

一个会开三天。

一本书看两天。
一个人去一次。
一年用一条毛巾。
三天学习一次。

B 组

一个人劳动一年。
一天睡八个钟头。
一星期下去五天。
四个小时服一次药。

以上 A 组也可以倒换,比如“一个会开三天”可以说“三天开一个会”,但倒换后,意义和原来不一样。“一个会开三天”是说一个会延续开三天;“三天开一个会”,是一个会不一定延续了三天,可能只开了两小时,主要是每三天开一个会。这是 A 组的情况,B 组则都不能倒换。

2)SS. D. S

动词前有两个数量结构:

一个人一天拔一亩(麦子)。
一个人一次买半斤。
一个人一天挑三方土。
一个人一个月节约一斤粮。
一天一个人翻译五千字。

(2)出现两个动词的,其中又有两种情况:

1)两个数量不限于相同的:

做十天歌一天。
这个表走三天慢一分钟。
学校里上一堂课休息十分钟。

来一个人送一个纪念章。

到一个地方拍两张照片。

这些句子中第一个动词一般可以不说,比如,可以说成:“一个人送一个纪念章”,这样,这又转化成上面 S. D. S 的格式。

其次,这类句子中两个数量结构所指往往不同,就是在“做十天歇一天”中,“一天”也并不包括在“十天”里边,而是在“十天”以外。

2) 两个数量结构经常相同的:

见一样学一样。

学一课巩固一课,知识掌握得很牢固。

生一个活一个,活一个壮一个。

我说一个字,你们写一个字。

他进来一次,看一回。

这些句子和上一类不一样,第一个动词不能省去不说,不能转化为 S. D. S 格式。

其次,这类句子中两个数量结构所指往往相同,比如“见一样学一样”,学的那“一样”就是见到的那“一样”。在个别情况下,数量可以不同,比如“他听一句记一句”,也可以说成“他听一句记半句”,但是这种不同和上一类还是不一样,这“半句”仍是“一句”中的一部分,是同一东西中部分和全体的关系,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。

(3) 不出现动词的:

一组五个人。

一行二十五个字。

三个人一排。

一尺布五毛钱。

一年一次。

这一类和第一类的 S. D. S 格式也可以互相转化,这些句子中间加入动词,就变成 S. D. S 格式,比如:“一组有五个人”、“一行写二十五个字”。反过来说, S. D. S 格式中的动词省去,也就变成这一类,如:“四张纸一个窗户”。

这类句子大都也可以倒换,比如:“一组五个人”也可以说成“五个人一组”。但倒换后,有些句子能插入的动词和未倒换时能插入的不一样,比如:“一组有五个人”、“五个人组成一组”;“一尺布卖五毛钱”、“五毛钱买一尺布”。

以上我们把表“每”的数量结构对应式分成了三大类,列举了若干例句,为了排比方便,所列的都是较短的句子。这些例句孤立地看,有的可能有两种不同的理解,比如“五个人坐一只船”,可能是“每五个人坐一只船”,也可能是只有那么五个人,他们五个人坐了一只船。但根据意义和形式相结合的观点看,这是两类不同的句子,形式和意义都不一样。在后面我们还要分别讨论。

二、语 法 意 义

语法意义是一种语法格式所具有的抽象的概括的意义,不是指某一个句子的具体意义;语法意义通过一定的语法形式表现出来。二者是有紧密联系的。

那么,以上所列的这些数量结构对应式的语法意义是什么呢?为了说清这个问题,请再看几个较长的例句:

留下来的同志,铺着席,就在冰上睡,三四个人盖一条被子。

登山的时候,队员们一个人要背三十公斤重的东西。

一晃就是十天了,一天一趟,他是每天下乡。

我唱一句，大家唱一句。

第一个例句，不是只有三四个人，而是所有“留下来的同志”每三四个人盖一条被子。第二个例句，也不是只有一个人，而是“所有队员”每一个人要背三十公斤重的东西。第三个例句，也不是只在某一天去过一趟，而是在十天里边，每一天一趟。第四个例句，同样也不是只唱了一句，而是唱很多句，我每唱一句，大家也跟着唱一句。

这些句子都是在分配或计算的情况下说的，这种在分配或计算的情况下所表示的“每”的意义，就是这种数量结构对应式所普遍具有的语法意义。这种“每”的意义不是通过“每”这个词表现出来，句中并不出现“每”字，而是通过这种句式表现出来。这种语法意义是和一定的语法形式紧密结合的。

王力先生在《中国现代语法》中用了整整一节的篇幅来论述“一”的引申意义和活用法，其中提到“一”有“每一”的意思。他说：“‘一’等于‘每一’——‘每’字的普通意义是‘一一皆然’，所以‘一’字能有‘每一’的意思。”并举了几个例，比如：“我就死了，魂也要一日来一百遭。”又说：“凡说‘每一’，后面必定说出一个数目。”①“两个‘一’字各在一个谓语形式或句子形式里，并且是叙述句，系表示‘每一’都如此，没有例外。例如：可知男人家见一个爱一个。”②。

从以上的话来看，王先生谈的正是本文所讨论的这种表“每”的格式。但王先生没有全面地研究这种格式，却把注意力集中到数词“一”上。我们以为，这种句子中，的确经常出现“一”这个数词，因为“一”是最小的数字单位，宜于用在表分配或计算的句子中。但若认为“每”的意思是数词“一”本身所具有的引申意义，那是值得商榷的。很明显，假如我们把“一”换成另一个数词，同样也有“每”的意义，比如：“从明天开始，我两天来一遭儿。”“见一样要一样，见两

样要两样,见几样要几样。”又比如:“五张纸糊两个窗户。”“两张床睡三个人,我们这么多人就可以睡下了。”按照王先生的观点,势必得出这样的结论,不仅“一”有“每一”的意义,而且“二”也有“每二”的意义,“五”有“每五”的意义……这样推论下去,那么“三十个人吃一锅饭”,这“三十”也应该有“每三十”的意义了。显然,这是不对的。“每”的意义的表现不在于“一”,而在于这种格式,是这种具有一定的语法特点的格式所决定的。王力先生只从数词“一”本身的词汇意义来认识这种“每”的语法意义,是一种比较片面的分析方法。

三、语法特点和用法特点

在分配或计算的情况下,表“每”的数量结构对应式具有以下语法特点和用法特点:

1)句中有对应的数量结构,并且数量结构中的名词都是无定的,不确指的,前面不能有表定指的“这、那”等词。比如:“一个小组推选两个代表。”其中“一个小组”、“两个代表”都是无定的,不是肯定指哪一个小组或哪两个代表。

2)因为这种格式是在分配或计算的情况下表示“每”的意义,因此,这种格式的前后有被分配或计算的总数或范围,这个总数或范围有的在前面,有的在后面,在说话的时候,它经常出现,但也可以不出现。以下例句中有着重号的是“总数”或“范围”:

全组十二个人,三个人组成一个互助组。

剩下的那一堆草,一个人抱一捆,很快就搬完了。

这些小伙子干起活来,一个顶俩。

四张纸糊一个窗户,二十张纸糊几个窗户?

这三本书,我一天看一本,三天就看完了。

以上两点是表“每”的数量结构对应式最重要的语法特点,可以区别于其他不表“每”的数量结构对应式。

3)表“每”的数量结构对应式一般不能有否定式,只有在下面两种情况下可以有否定式:一是在条件复句里,比如:

如果一张床不睡两个人,我们这么多人就睡不下。

另一种是在带“可能”的附加意义时,可以有后补方式的否定式,否定成分加在动词的后面,表示不可能。比如:

从前我一年吃不上一斤油,现在是一月半斤。

跃进以前两天也弹不了三百斤花,现在一天弹五百斤。

4)这种句式多用于口语,句中动词多半和日常生活有关,意义比较实在。因此,许多书面的动词或意义比较抽象的就不能用在这种格式中,像“向往、鼓舞、崩溃、制止、挽救、声张、挣扎”这些词都不行。

5)表“每”的数量结构对应式中,动词后面一般不带“了、着”后附成分,但有的仍然可以有,比较少见,比如:

他们一个人戴了一朵大红花。

一个桌子上头放着一面锦旗。

6)表“每”的数量结构对应式因为着重在数量的分配和计算而不在于描写,因此,句中名词一般不带修饰语,像下面带修饰语的例子是比较少的:

一个新来的士兵发一支枪。

一个人手中拿着一束漂亮的鲜花。

7)表“每”的数量结构对应式可以单独成句,也可以是句子的一个成分。比如:

一个星期讨论一次是不成问题的。(作主语)

办公室半个月大扫除一次。(作谓语)

我们小组一个人写二十张大字报。(作谓语)

我们决定一天锻炼二十分钟。(作宾语)

他急得一天跑三趟。(作补语)

一个月测验一次的办法比较切实可行。(作定语)

三个一群、五个一伙儿地向广场走去。(作状语)

以上举的这些例子中,以作谓语较为多见。

总起来说,这些语法特点和用法特点都和语法意义有密切关系,比如数量必须是无定的,可以有被分配或计算的总数、范围,都是因为它是在分配或计算情况下表“每”的原故。同时,由于这种格式着重在表数的分配或计算,因此,句子中数词特别重要,动词和名词有的可以没有,可是数词不能没有。

四、不是表“每”的数量结构对应式

有些格式孤立地从表面看,有些像表“每”的数量结构对应式,句中也有对应的数量结构,但实际是完全不同的格式,就意义看,都不表“每”,就语法特点看,都不能有被分配或计算的总数、范围。下面分别举例并作简单的说明:

1) 表定指的

两个人又谈了一会儿,这才回去。

四个人走了两个,但剩下的两个还是如期完成了计划。

他一个人干了三个人的活儿。

我们三个人|睡一张床(“|”表示语音停顿)

表“每”的数量结构对应式中的名词必须是无定的,这类句子却是有定的,前三句很明显,第三句有“他”这个代词限定了“一个人”,“一个人”是“他”的同位语。第四句需要说明一下,试比较:

我们|三个人睡一张床

我们三个人|睡一张床

前一句语音停顿在“我们”和“三个人”之间，停顿的地方还可以插入副词性成分，这说明“三个人”是属后的。换句话说，“三个人睡一张床”是句子形式做谓语，说明“我们”，“三个人睡一张床”是表“每”的数量结构对应式，意思是“我们这儿，每三个人睡一张床”。后一句就不同了，语音停顿是在动词前，能插入副词性成分的也是在这个地方，这说明“三个人”是属前的，“我们”和“三个人”是同位关系，“我们”指的就是这“三个人”，这“三个人”是定指的，因此，这句不是表“每”的数量结构对应式。另外，像这种并列复句也是表定指的：

一头生了三个，另一头只生了两个。

2)有所指，但不肯定：

一个青年同志提了一个意见。

两个农民模样的人赶着两头驴子，从大路上过来。

一个胖胖的小姑娘表演了一个精彩节目。

这类句子前面的数量结构中的名词常常有修饰成分，而表“每”的数量结构对应式一般是不带修饰语的。这类句子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：句前都可加“有”，特别是名词前没有修饰成分时，几乎必须加“有”。比如：

有两个人骑着两匹马，走了两天两夜。

有一张桌子坏了一条腿。

3)仅仅表泛指：

一个人做了一件好事，不一定非要别人知道。

一件衣服穿了七八年，是很容易破的。

这类句子往往带有泛泛说道理的意味。

以上这几类句子都没有“每”的意义，都不表分配或计算，它们

都不能有表分配或计算的总数、范围。同时,这些句子中经常出现“了、着”等后附成分。从意义到形式都说明它们和表“每”的数量结构对应式是完全不同的格式。

【附注】

①王力,《中国现代语法》下册,中华书局,1956年,114页。

②同上,123页。

(原载《中国语文》,1960年11期)